



洁癖

邓刚

干净是优点,但过于干净就成了缺点,也就是洁癖。我见过许多洁癖者,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到惊奇、惊讶甚至惊愕。

我的一个文友有洁癖,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勤洗手。一次,我们随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时,看到街头自动喷水的饮水龙头,我们只是口渴时凑上去喝水,他却一见水龙头就冲过去反复搓洗,几乎成了条件反射。看着他一次次洗手,我竟感到羞愧,仿佛自己在他面前成了不洁之人。

后来听说总是不停洗手是洁癖的表现,我这才认真观察——果然,这位文友的手都洗得“秃噜皮”了。他实在没办法,只好在口袋里长年揣着一盒凡士林油,洗完手就赶紧抹油。可这种拼命反复洗手的习惯,凡士林油也无能为力。只见他摊开双手冲我苦笑,他也知道这么洗手不正常,可就是控制不住。

还有个文友的洁癖更甚。一次,三四个文友去他家做客,刚进门就听见一声断喝:“到卫生间洗手,否则不准进客厅。”我们只得排着队洗手,场面颇为尴尬。等终于坐下,他端来水果时又强调让我们去洗手,气得我们几个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登他家的门!

在医院体验生活后,我才真正明白:洁癖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。比如频繁洗手就属于强迫症的表现。医生解释道,洁癖有轻重程度之分:较轻的洁癖仅仅是一种不良习惯,可以通过脱敏疗法或认知行为疗法来纠正;而较严重的洁癖则需要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。

在医院里,我竟目睹了一位重度洁癖患者的极端表现。他觉得四周全有毒——桌椅、茶几等各种家具上有毒,衣服被褥上有毒,甚至连空气中也有毒。他不断地洗刷,但永远不放心。有毒的危机感逼得他发明了一种消毒药水,从早到晚手持一个小喷壶,四面八方地喷。

发展到后来,他不但往自己身上喷,还往妻子和孩子的身上喷。越喷越严格,有些部位必须脱掉衣服,直接往皮肤上喷。妻子和孩子开始反抗,但拗不过他,只好服从,身前身后、头上脚下地让他喷。一次岳父岳母来他家,他照例手持喷壶往他们身上喷。岳父大怒,一掌将喷壶打飞,并强行把他送进医院。

后来的情况我不得而知,但病情发展到这种荒谬的程度,我不相信医生能治好。反而还产生了幽默式的悲

哀,感到人不如动物。动物决不会有洁癖。如果哪个动物觉得身上有毒,消毒上瘾,会把自己和同伴挠咬得遍体鳞伤。

我刚结婚那阵,发现妻子特别爱干净。不过她的干净很正常,给我的生活带来整洁的舒适感。但她最不能容忍桌面上有水迹或渣滓,所以她会不断地用抹布抹来抹去。我吃饭狼吞虎咽,不怎么注意。她就握着抹布坐在我对面,全神贯注地盯着我,只要我端起饭碗,她就伸手抹一下桌面。因为碗底有水,放到桌面又会有湿印,所以我再端起碗时,她就赶紧再抹一下。一端一抹,反复不止。我有些愤然:“你能不能等我吃完后,一次性抹干净了事!”

可妻子却百折不挠,她宁愿不吃饭,也要监督桌面上不能有一丝水迹。要是我不小心掉了饭粒,更要命,妻子干脆就抹个没完。我哪能容她这么“折磨”,气愤地要用绝食吓唬她。毕竟我是工地上摸爬滚打的工人,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吃饭,谈何干净。有时馒头掉到地上,捡起来用手一掸灰就往嘴里塞。

妻子对我粗糙的生活习惯非常吃惊,她认定我会被细菌感染,会得病。但在长年的生活中,干净的她竟然没有粗糙的我健康,她感冒的次数比我多好几倍。我笑着对她说:“老祖宗早就教导我们‘不干不净,吃了没病’。”

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对我说:“人的身体里天生有支‘免疫大军’,专门和细菌打仗。可你要是保护得太严实,连个细菌都进不来,这支队伍反而无用武之地。时间一长,不仅战斗力退化,连敌人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这世界真是奇妙——缺点太过了会变成可怕的缺陷,优点太过了竟会演变成奇怪的病症。

我觉得自己活得挺优秀,无论干什么事,差不多就行。这种“差不多就行”的生活方式,终于把细致讲究的妻子制服。看到她不再手持抹布如临大敌般地坐在跟前,我有些得意洋洋。她却嗔怪地说:“我被你的肮脏战胜了……”

我说:“你和我过了这么多年,不觉得身体比过去健康一百倍吗?”

妻子愣住了。确实,她过去总被偏头痛、情绪低落、胃口不适困扰,时不时地唉声叹气。可现在却精神抖擞,笑声朗朗。然而她并不饶我,反而质问我:“要你这么说,肮脏还有理了!”

我说自己不是肮脏,是科学。这个科学就是“适可而止”。

星期文库

“七鲜”谈之五

鲤鱼在我国的食用和养殖历史相当悠久。《诗经》中不乏关于鲤鱼的描写,《小雅·六月》中,鲤鱼是宴请诸侯的珍馐:“饮御诸友,鱼鳖脍鲤。”《陈风·衡门》的主人公以吃鲤鱼起兴,抒发安贫乐道的情怀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?岂其娶妻,必宋之子?”“宋之子”指的是宋国子姓的贵族女子,作者将娶贵女和吃黄河鲤鱼并列,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汉乐府里,长安酒肆最贵重的美食莫过于鲤鱼:“就我求珍肴,金盘脍鲤鱼。”

古诗文中常称九月秋风为“鲤鱼风”,可能与此时鲤鱼最为肥美有关,李贺在《江楼曲》中写道:“楼前流水江陵道,鲤鱼风起芙蓉老。”鲤鱼别称“六六鳞”或“六六”,据说因为鲤鱼脊背中间有三十六片鳞片排成一道,每片鳞上都有黑点。《埤雅·释鱼》载:“鲤三十六鳞,具六六之数,阴也。”因为“鲤”和“李”谐音,唐代朝廷曾一度禁食鲤鱼,并给它取美称“赤鲩公”,《酉阳杂俎·鳞介篇》载:“国朝律:取得鲤鱼即宜放,仍不得吃,号赤鲩公。卖者杖六十。”但这一禁令很可能并未真正见效,唐诗里仍有“炊稻烹红鲤”“郎食鲤鱼尾”的诗句。

和鲤鱼相关的传说也非常丰富。汉代《列仙传》称,周代末年赵国人琴高擅长鼓琴,和弟子约定自己将入涿水取龙子,在某日返回。到了那一天,弟子们在水边等候,琴高乘赤鲤而出,一个月后又入水而去,后来“琴高乘鲤”便成为自凡世登仙的典故。

在古人心目里,鲤鱼能被仙人选为坐骑,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。“鲤鱼跃龙门”的传说家喻户晓,可以追溯到汉代《三秦记》:“龙门山在河东界,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。黄河自中流下,两岸不通车马。每岁季春,有黄鲤鱼,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。一岁中,登龙门者,不过七十二。”“鲤鱼化龙”在古代常用来比喻科举及第,平步青云。与之对应的落第则被称为“点额”,源自北魏《水经注》:“三月则上渡龙门,得渡为龙矣。否则,点额而还。”

鲤鱼还被古人比喻为骏马,《尔雅翼》载:“兗州人呼赤鲤为赤骥,谓青鲤为青马,黑鲤为元驹,白鲤为白骥,黄鲤为黄骥。”可能因为它游速较快,给人以飞渡江湖之感。远离家乡的游子常将鲤鱼的意象和家书联系起来。汉代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写道: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通常认为,诗中的“双鲤鱼”不是真的鲤鱼,而是做成鲤鱼形状的木盒,一鱼做底,一鱼做盖,把书信夹在里面。另外,也有将写在布帛上的书信结为鲤鱼形的说法。



● 百草园
王成喜 扬帆

自己不扬帆,
没人替你启航。

全家人织毛衣。针和线趣味盎然地互动,一种花样和秩序就被织进去了。线是成捆买来,她撑在腕上,两尺开外,母亲从线头处开始绕团,她腕上的线圈,一圈一圈跑进母亲的手里,线团

长渐大,直至告成。其间,母亲时常叫她过来,比在身上看看大小。每比一次,衣服都长大一点,她感觉到自己的喜悦也跟着长大一点。

此刻,她久久低头,搜寻衣物上的每个微小毛球,眼、手、心只是落在一件小事上。这样的专一和投入,让她感觉到一种下沉,沉潜、沉淀、沉静,对时间有紧实地饱满地填充。尽管只是付诸细微小事,无甚大用,可一种聚精会神的力量,让她无比满足。如此,一个寻常的下午,就具体、生动而难忘。

她在阳光里做事时,她的母亲就一直在厨房里安静地忙碌。日已西斜,母亲才出厨房,之后全家听见她的一声喊:“吃饭了。”

午后 初程

越绕越大。这个过程并不短,单调、枯燥,对好玩好动的少女不失为考验。而她觉得,那是自己与母亲难得的亲密时光。竹制的织衣针,不知编织了几冬的御寒之物,光滑圆润,织一会,就腾出一根来,如此循环不息,织物渐

她同我分享某个难忘的午后。没有重大事情发生,也没有惊喜或意外降临,平常至极。

阳光,隔窗晒得人心生喜悦。静静地待在这样的照耀里,信任阳光,感受阳光,也会忍不住去热爱人生吧。

翻出全家人的针织衫与毛衣,这些秋冬之物多已起球,她就坐在阳光里,手持去球器,寸寸摩挲那些织物,耳畔有小小的机械轰鸣。家人各忙各的,母亲在准备晚餐,孩子在玩积木,都安静而专注。

这样的活儿不必动脑,脑和手可以同时做两件事,于是很容易想起什么。

曾经,母亲也这样坐在阳光里,给